

被美人

周弦／著

作者在颌面外科据守两年诚意之作
记录整形医生和他们的“病人”们的故事
透视那些与美相关的生存焦虑
触碰整形世界中最柔软的部分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被美人

周弦／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美人 / 周弦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308-11525-4

I. ①被…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4012 号

被美人

周弦著

策 划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 徐 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328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525-4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感谢张志智主任、石蕾博士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做出的帮助和贡献

001	第一章 断下巴和价值八万块钱的笑容
025	第二章 脸盲症女编辑
035	第三章 焦虑包
042	第四章 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
047	第五章 Vanity Fair
052	第六章 工作用鼻和生活用鼻
057	第七章 冷面神医
064	第八章 月亮和双眼皮

075	第九章 剖腹藏珠手术
096	第十章 地铁玻璃窗里的中年恐慌
112	第十一章 妈妈、树杈和相关存在
125	第十二章 翡翠和鼻子
140	第十三章 二十三十四十
150	第十四章 红玫瑰与白玫瑰
157	第十五章 凡大医治病
173	第十六章 烧伤科逃兵的春天

178	第十七章 如果有时光机
200	第十八章 悲莫悲兮不相知
225	第十九章 不照镜子的女孩
239	第二十章 脸及其意义
248	第二十一章 渐冻的守护神
257	第二十二章 残缺的夏天
275	第二十三章 旋转木马和田螺姑娘
290	第二十四章 美人者说

306	第二十五章 整形狂的鸿门宴
313	第二十六章 长相思，在长安
318	第二十七章 疾病的隐喻
323	第二十八章 亲爱的小孩
330	第二十九章 下颌角之罪
346	第三十章 浪漫的头骨
356	第三十一章 托流水代她作答
361	第三十二章 最后的礼物

第一章

断下巴和价值八万块钱的笑容

一根扁扁的金属棒伸进了她牙齿后的嘴巴深处，嘴被拉扯得更大了，血涌了出来。锄头把血肉铲到一边，白森森的骨头露了出来。

“颌面外科，东楼十三病区，那边走廊走到头出去，穿过花园，左边那个楼上二层，那儿有牌子。” 导医台护士小姐指向圆形大厅的尽头。

走廊又宽又长，灯光很亮。一般的医院，为了照顾有需要的人，有时会在走廊两边的墙上安装扶手，而这家医院两边都是大镜子，像舞蹈团的练功房那样，几乎每个走过的人都会有意无意或随意或刻意地照照镜子。丁圆圆出门前对着家里穿衣镜胡乱照了一下，看到花纹别致的尼泊尔长围巾和帅气的铆钉长靴，觉得自己长身玉立，飘逸非凡。可是镜子和镜子不一样，这里的镜子想必见多了美人，要求比较严苛，照出的丁圆圆形容枯槁，颜色憔悴，痘疤醒目，眉毛杂乱，肤色不均，眼睛里全是红血丝，眉目不如画，眼袋倒明显得像是画上去的。鼻子两边深深的法令纹，让她看起来神情倦怠。她把自己鼻子两边的皮肤向斜上方提了

提,看起来却没有任何改善。自己这副德行,实在有点抱歉,怎么去见关锋!

阴谋!丁圆圆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呆。这医院是成心的。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丑的人?——还用我告诉你吗?自己照吧,你还好意思带着这张脸原样出去吗?

走出了门诊楼的后门,迎面是一座人工堆砌的小山坡,花园里的亭台楼阁、小桥假山布置得颇为不俗,树木生长得倒不错,虽然已经是初冬,依然有绿意,花楸树红色的果实还挂在枝头。一棵挂着黄灿灿果实的柿子树底下,几个人正姿态别扭地围着一张破石桌打麻将,旁边还有几个人围观。丁圆圆经过他们的时候,放慢了脚步,走过去还回头看了几眼。这场景让她觉得亲切。她曾经在震后的四川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在那边的帐篷和简易活动房外面,随处可见这样因陋就简的麻将摊子。更让她留意的是,打麻将的这几个男人个个扛着个肉瘤,有的在脖子上,有的在额头上,浑圆光滑,半透明,比拳头还大,好像大型的水泡。很显然,他们都是病人。还有一小块空地上放着两个破旧的木马和一个秋千,几个小孩爬上爬下玩得很开心,他们头上都戴着头套或者缠着绷带,有的还带着白色的耳罩,有的嘴唇一看就是刚做过兔唇手术的。她有点喜欢这个地方了,有伤病和畸形的人能过得舒服的地方,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丁圆圆看看表,离约好的时间还有几分钟,于是故意慢吞吞地绕到僻静的小路上。一阵酱香味飘来,她看到小路旁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姑娘,她戴着毛茸茸的粉红色露指手套,拿着个烧饼夹鸡蛋在啃,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本书,一看就是再生纸印刷的平装英文原版小说。那姑娘穿着厚厚的红色羽绒服,头上的毛线帽款式幼稚,大大的双肩书包还背在背上,一看就是个大学生的。丁圆圆从她前面经过,让她显得有点局促不安,她放低烧饼,做出专心看书的样子。如果是在校园里,她这样子再正常不过,可是在医院的花园,有点冷的初冬下午,不免显得有点古怪。

丁圆圆走到住院楼门口,给关锋打了个电话确认。电话里关锋的态度还是那么可亲,她才放下心来。

要见关锋,丁圆圆心里有些紧张。她在汶川地震期间结识了这位

副院长,虽然只相处了几天,但也算是共患难过。丁圆圆所在的基金会势单力薄,常常只有她一个人在行动,她和关锋带领的美人沟医院救援队还有另几路人马一起被困。关锋在其中最年长,很有将帅之风,他对落了单的丁圆圆很照顾,让她分享帐篷和面包车,同时也大大受益于她随身带的辣椒酱和大折扇。丁圆圆到公路下面的草丛里方便,关锋站在路边替她望风,还用器械帮她清理了额头上一颗硕大的青春痘。

分手的时候,他们交换了名片,相约北京再见,不过那之后丁圆圆没再联系过关锋。这次因工作的缘故给关锋电话,他热情回应,并且和她约了时间见面谈。丁圆圆不确定他只是表示客气,还是真的念及了“战地”情谊。

其实,是丁圆圆自己先心虚了。那时候,关锋很欣赏她,好像她是集勇气智慧和慈悲于一身的孤胆女英雄,好像她是特丽莎修女或者海伦·凯勒的老师安妮·沙利文。可是现在,她在做这样一件事。

在丁圆圆的印象中,关锋是一位脑外科专家。直到最近她才发现他所在的医院主业是整形。她到网上搜索了一下关锋和他所在医院的信息。关锋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专业是烧伤,连读了硕士和博士。在他名片上,医院的名字是长长的一串,实际上大家都叫它“美人沟医院”。美人沟医院,听起来像个乡镇卫生院,其实是堂堂的国家三甲医院,名义上是综合性医院,不过多数业务科室都与整形相关。关锋是美人沟医院的副院长,同时兼任颌面外科的科主任,他的专长是颅骨外伤的修复与重建。

“丫头又改行了?你这样好,小年轻多历练历练才能成大事,别像我们,一个工作干一辈子,没意思。”关锋到楼梯口迎接她,把她带到办公室。他对她换工作的事似乎持肯定态度,这让她心安了些。

丁圆圆观察到关锋很忙,但他好整以暇。他坐在办公室里,桌上摆着功夫茶具,电脑上开着纸牌游戏。丁圆圆在他办公室里的一会儿工夫,就有好几个人来找他。有大夫给他送片子,有人找他在什么医疗事故鉴定单上签字,有人让他看报表,有人通知他开会,还接到家里人的电话,问他晚上的鸡胗怎么做。

寒暄了几句后，丁圆圆问起在院子里打麻将的人是不是长了瘤子，难不难治，医保能不能覆盖；在这里治病的小朋友，除了唇腭裂，还有哪些常见的先天畸形。关锋告诉她，那几个人并不是长了什么瘤子，而是被植入了一种“软组织扩张器”，每天向里面注射液体，逐渐把皮肤撑开，多出来的皮肤就可以用于植皮了。

“看起来你这思路还没转变呐，你最关心的还是有病有灾的人。我们这儿整容的可不是那样的弱势群体，跟有病看病的科室是两码事。”

关锋一下子就看出了她的问题。她已经不是在公益组织里做救助了，她现在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来这里的目的是了解整形。关锋的话提醒了她，自己确实要转变思路。

“研究整形也挺好，到我们医院来，我很支持。正好，帮我们传播点正确资讯，现在整形被美容院搞得太乱、太夸张！好像手术是变魔术，猪八戒从台上下来也能变成张瑜。”

张瑜？丁圆圆心里暗暗笑他，如果说貂蝉也就罢了，要拿现代人举例子，怎么也要范冰冰刘亦菲，他这审美还停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关锋的桌子上摆着一个颌骨的模型——头骨的前半部，像一张面具，已经被摸得发亮，有了裂痕。丁圆圆猜这应该是真的人骨。果然是真的，关锋拿起骨头，轻轻摸着下巴的位置，带着熟悉和亲热：“你看，这姑娘生前应该还挺漂亮的，下巴颏儿翘翘的，脸型挺标准。”丁圆圆实在看不出来这块发黑的骨头是个姑娘，更看不出来她的漂亮。可是，在关锋的手上，那位不知名的漂亮姑娘好像在咧着嘴朝她笑，对她说：“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

这是另一个世界。丁圆圆大学里学的是心理学，跟医学沾点边，尤其是神经学。她对大脑的构造和机理还有些了解，额叶、颞叶、海马体、杏仁核，它们主宰着人的感觉、智力、记忆和情感，那是丁圆圆熟悉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美人沟的世界，颌面外科的世界里，只有失去了大脑的颌骨。

关锋告诉她，他自己基本上不做美容手术，会介绍另外的医生跟她

接头,让她搞清楚整形是怎么回事。

他拿起电话:“丁迅在不在? 上手术了? 门诊的住院的? 几点能下来?”

电话那边又说了一会儿,关锋放下电话,略微想了一下,对丁圆圆说:“想看手术吗?”

丁圆圆感到惊喜:“想啊想啊。”一上来就直捣核心,当然好了。而且,参观手术是特权,好像中央电视台记者那种级别才有的特权。人们往往为别人的特权愤慨,为自己的特权得意。这种特权让她觉得自己真的是媒体人了。这几个月来,她自己都说不好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

“别吓着你就行。”关锋领着她进电梯,到了上面一层。

“我什么没见过呀。”丁圆圆知道自己其实在吹牛。

丁圆圆按照要求换上了拖鞋、罩袍,戴上帽子和口罩。关锋无需更衣,脱下白大褂,里面就是一身蓝绿色的短袖刷手服,看来他是随时准备好要进手术室的。

走廊两边分布着一间一间的手术室,来来往往的人都穿着和关锋一样的衣服,步履匆匆,神情肃穆,这些让丁圆圆有些紧张。

“我是不是哪儿都不能碰?”丁圆圆问。自己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一路上尘土飞扬,不知道身上带了多少细菌,可不要污染了这“圣洁”的地方,她想。她认识的一位医生曾经向她吐槽,“战地”手术室本来条件就差,电视台的人来拍摄,碍手碍脚,还碰了主刀无菌的身体,主刀为此大怒,电视台的人却不以为然,觉得他不识抬举、不识大体,认为“病人的安危最重要”这种话纯属拿大帽子压人。丁圆圆不想做那样的人,她又仔细拢了拢帽子,以免露出有菌的头发。

“没事。手术室里面是不能让你进的。正好有进修生看手术,你跟他们一起看,下颌角手术。”

原来不能进手术室。丁圆圆有点失望,又有点欣慰。

关锋带着她进了挂着“控制室”牌子的房间。几个和她一样穿着

罩袍的人围坐在一台显示器前，他们是其他医院来的进修医生，见到关锋，都站起来叫院长。关锋打着官腔，跟他们说了几句官话。

显示器屏幕上并不是做手术的画面，而是一张年轻女人的脸，眼睛闭着，脸有些肿，头发被包起来，嘴巴插着管子。有一只手按着她的一边脸，那只手轻微地在动。

“中场休息。”有人说。

原来做手术并不是争分夺秒，还要中场休息。

屏幕上的画面始终没有变化，关锋叫上丁圆圆，走出控制室，来到了一间手术室外。透过大大的玻璃窗，看得到里面的情形。手术台上躺着的应该就是屏幕上那个病人，按着她脸的是位女医生，正扭头和一位坐在监控仪旁边的人说话。墙上挂了一张X光片，下面衬着灯箱。另一位医生站在片子前认真地看，根据身形判断，应该是位男医生。几个人都穿着同样的蓝绿色罩袍。

发现他们在外边，看片子的医生脱下罩袍，扔到一个推车底下，开了门出来。

“摆动锯夹片又坏了，刚做了一边。”

“妈的，还不如国产的。”关锋骂了一句，然后向他介绍丁圆圆，“这是我去年地震的时候认识的小朋友丁圆圆，现在在杂志社工作，她要了解整形，我把她交给你了。我让她在控制室看一会儿，等下了手术你跟她聊聊。”然后转头对丁圆圆说，“这是丁迅，跟你一家子。你有事就找他！”

丁迅向丁圆圆点头致意，说：“一会儿手术完了你去办公室找我吧，就在关大夫办公室隔壁。”他的手套还没摘，不适合握手。戴着口罩，礼节性的微笑也看不到，他的眼睛似乎并没有笑。

丁圆圆从未试过这样与人相识，他们都在重重包裹之中，只露出眼睛。看眼睛，丁迅应该不年轻了。他眼神严肃，声音沉稳，举手投足潇洒从容，令人倾慕。医生就该是这样子，他的注意力仍在手术中，领导介绍来的姑娘也不会让他分神。

另一个“蒙面人”摇晃着身体走过来，见到关锋，停住了脚步：“刚

下去抽了根儿烟。”

丁圆圆心里对他的轻率有些不满。设备中途坏了，医生出去抽烟，而且，看起来这是常态，所以在院长面前都不掩饰。台上躺着的那位可怜的姑娘对这一切却一无所知。

“我刚才又看了看患者那个颞儿，觉得真不用做，再前移就太凸了。”丁迅说。

“怎么也得做。不做她还得分找咱唠嗑。这位事儿可多了。”出去抽烟的医生说。

丁迅沉吟了一下：“那就前移个两毫米意思意思吧，要不然整过头了也得来找咱们麻烦。”

丁圆圆不太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之后又有两个人脚步匆匆地进去，对手术台旁推车上的器械动了些手脚，应该是更换损坏的设备。丁迅和另外一位医生返回手术室，换了手套，穿上了新的绿袍子，手术要继续了。

丁圆圆也回到了控制室。监视器中，两只应该分属不同人的手各拿着一个锄头形状的器具，撑开了病人的嘴巴，另一只手用镊子从她嘴巴里夹出带血的纱布。看起来，腮帮子内侧已经切开了，由于设备故障，在里面暂时塞上了纱布。然后，两个巴掌长的锄头进一步发力，病人的嘴巴向一边咧得老大，脸都扭曲了。“天哪，真担心她的嘴会被撕裂。”丁圆圆想着。她为看到她这副样子而对这位姑娘感到抱歉。她是为了变美而来，怎会知道自己此刻是如此难看。她听说很多明星做过下颌角手术，如果有这样一张他们的照片流出来，效果可能比艳照还要轰动。

还有更可怕的。一根扁扁的金属棒伸到了她牙齿后的嘴巴深处，嘴被拉扯得更大了，血涌了出来。锄头把血肉铲到一边，白森森的骨头露了出来，像屠夫从一根猪棒骨上剔肉。丁圆圆没想到自己会亲眼见到“骨肉分离”的情形。手术台上的人无知无觉，丁圆圆却觉得自己一边脸发麻。她的脸曾经被掉落的粗树枝砸到过，虽然没有伤口，仍然肿了好多天，摸上去又烫又软。这姑娘一部分脸都从骨头上掀开了，可

想而知事后会肿成什么样子。

几只戴着橡胶手套的手在她嘴部忙碌着，他们用的器具像普通螺丝刀一样长，一会儿锯，一会儿撬，一会儿捅，一会儿凿，好像在做木匠活儿，又像是开山修路。他们忙活了半天，一个镊子夹出了一块骨头，小手指大小，形状略弯曲。

“就截这么一点儿？”问问题的是个后加入的观摩者。

“这是修复的，以前做过。”有人回答。

此时关锋已经走了，丁圆圆旁边的人也都是医生，对这些见怪不怪的，都没有人和她分享震惊和难受。

画面上一只弯弯的钩子在穿针引线，这是缝合。有人在议论，说丁迅的手术做得流畅。

手术其实并没有完。那个学名叫“直角拉钩”的锄头又勾住了姑娘的下唇，并向下扯开，刀子稳准狠地从牙齿下面横切下去，血肉被撬起，露出了白骨。那不仅是白骨，她的下巴骨上固定了两个L形的金属片，好像门的折页。橡胶手套在骨头上横竖比划了几下，然后有人用一把真正的螺丝刀开始拧金属片上的螺丝。

“好爽啊。”有人惊叹。

“她是在韩国做的吧。这要是国产钛钉，拧几下就花了，还得上电锯。”

原来“爽”指的是螺丝拧得顺畅。

“这术后有一年了吧？骨头长得真好。”

“不到七个月，她的病历还是我写的。其实骨头有十二周时间就能长好了。”

“人的颌骨还真是抗折腾。”

“骨头没事，软组织就不行了。她以前还做过硅胶隆颏，全是瘢痕。看她肌肉，解剖结构全乱了。”

进修生们的议论等于解说，丁圆圆有些明白了。这姑娘半年前做过和今天同样的全套手术，下颌角和下巴，效果不满意，来重做的。

屏幕上，“拆起来很爽”的韩国钛板被取下，露出的骨头，看起来完

整、洁白、坚固。然后,刀子、锯子、剪子、凿子、锤子,轮流上阵,她完整、洁白、坚固的下巴,居然被生生截断了。

撕烂嘴巴,掉了下巴,本来都是夸张的修辞,丁圆圆今天亲眼见到了这样的画面。屏幕上,那掉了的下巴正在被对起来,前后轻微移动,似乎在找合适的位置。丁圆圆懂了丁迅说的“移两毫米意思意思”是什么意思了。就是本来没必要,架不住患者要求,为了避免她啰嗦,就把她的下巴骨弄断,然后挪动一点点再原样接上,意思意思,两毫米。丁圆圆用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下,试图感受一下两毫米有多宽,又捏了捏自己的下巴。两毫米,会有什么变化,会对人生有什么影响,值得让她像尸体一样躺在这里,嘴巴被扯成这样,脸皮被从里面掀开,让脸看起来像一锅毛血旺,然后,还被自己这一群相干不相干的人围观?

眼前这血肉模糊、筋骨俱断的情形并没有让丁圆圆害怕或者恶心,她只是难过,难过得想哭。关锋说得对,她还没转变过来,她脑袋里还绷着那根弦,她还想着她在前一份工作中常见到的那些残缺的人。那些人,他们多想安稳、完整地活着呀。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能让失去的骨头长回来,用多少钱、多少功名来换都愿意。他们没有选择,因为他们遇到了灾祸。可是,这儿的人是有选择的,她选择用钱,用宝贵的医疗资源,把自己的骨头弄断、丢弃,或者再接上,然后,再弄断,再接上。而这些穿绿色袍子的人,他们本应该是天使,面对人的血肉残缺,救护、弥补、治愈。可是,在这里,他们在庄严的手术室里,他们在清晰的摄像头下面,把好好的骨头轻易地截断,再接上,只为了“意思意思”。

画面上在用同样的L形铁板固定断骨,丁圆圆已经不想再看了。脱下罩袍之前,她看了一眼更衣室的镜子,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新鲜感还让她有点兴奋,此刻她想到,不一定拯救者才穿成这样,刽子手可能也是这副打扮。她情绪低落地离开了手术室。可是她还不能走,她还和丁迅有约。她还没见过丁迅的脸,此前对他的一点好感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她想起他说“移两毫米意思意思”,然后手术台上一个人的下巴应声而断。

和她一起在办公室等丁迅的还有一个小伙子。他的头大,脸也大,

乍一看有点像高晓松。丁圆圆刚上大学的时候，校园民谣正四处传唱，偶然见到高晓松的照片，发现他不是高瘦的忧郁吉他青年，颇觉失望。对罗大佑、冯小刚、舒婷，这些有才华而相貌不佳的人，她都有过同样的失望感。后来，她为自己的这种肤浅深深忏悔，意识到评判甚至嘲笑他人的相貌，是一件更加丑陋的事情。从前，整形和量子物理与大洋洲的地质构造一样，对于她来说是很模糊的概念。现在至少对于整形，她有了一次直观的认识。

丁迅进来的时候，丁圆圆没有认出他，她见过他也等于没见过。“高晓松”先捉到了丁迅，原来他是来问罪的。“花了三万块钱，受了许多罪，还没什么效果。”这是“高晓松”的说法。原来他是已经做过手术的。

丁迅示意另外一位医生找来了几张片子。他把片子夹在亮了灯的看着片板上：“都切这么多了，到极限了，你看看片子，神经线的位置在这儿，再往上切一点你就面瘫了。”丁迅的脸上没有表情，说话很慢，态度不卑不亢、不阴不阳。他手里还拿了两样东西，灰白色的，形状好像印第安人的飞去来器，原来那就是小伙子切下来的下颌角。

“这我知道，切了不少了，可是看上去没什么变化呀，我想弄成聂远那样。外板要再给我多劈点就好了。”

丁圆圆想不起来聂远是什么样子，想必是个脸型俊朗的青年吧。这个小伙子如果把整形的最终目标定为刘欢、郭德纲或者范伟可能还有一点可行性。切下来的那两块骨头尺寸都够做个书挡了。

就算能切掉足够多的骨头，那这么一大挂脸皮往哪儿搁呢？岂不是要掉下来？这就好比一个灯笼，里面是骨架，外面罩着布，骨架由圆的变成椭圆的，外面的灯笼布就要耷拉下来了。对这个小伙子来说，发愤图强成为音乐家、诗人或者富豪来弥补自己脸的不漂亮，比变成聂远什么的可能还更容易些呢。切脸，对于改善他的面貌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这么简单的道理，丁圆圆都看得明白，丁迅自然不会不知道。他做医生，就是给人做这种没必要的手术吗？

丁圆圆模糊地想起,关于下颌角,有一个理论,忘记了是从电视或者网络上看来的,还是别人讲给她的:人面部的骨骼就好像建筑中的承重墙,遭到破坏会导致房子坍塌,后果严重。承重墙理论说明这样的手术不仅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危险的、有害的。这样说来,整形岂不是和烟草或者博彩业一样,让参与者面临风险吗?

丁迅对小伙子的说法是,过一段时间,他的脸会进一步消肿,咬肌会萎缩,脸就会小一些,然后他到时还可以做个面部抽脂,最后的效果会比现在好很多。他被安抚,并且被推销了另一个手术。

在他们纠缠的时候,又来了个女孩,个子小小的,身量未足,穿着蓝色带条纹的病号服,头上戴了个肉色头套。那个头套把脸的外缘裹住,脸上的肉被挤到一起,看不到样貌,嘴巴和脸颊撅起,样子有点像罗玉凤。她想要回自己切下来的下颌角。一位女大夫告诉她,那是医疗废料,已经丢弃。那小伙子的下颌角被保留下来,因为实在是太大,又很完整,有典型性。“哎呀,我还想要回来自己留着,死的时候跟我一起火化,好留个全尸……”

这里的每个人都让丁圆圆觉得不自在了。

本以为丁迅忙完了,结果他又接到个电话,他在电话里叫对方过来。片刻之后,进来了一个女孩,就是刚才在长椅上拿着英文原版书吃烧饼夹鸡蛋的那位。她可等了好一会儿了。

“我看你还是别做了,抽不出多少来,这种手术性价比不高。再说,你这也不明显。”原来丁迅也并不是来者不拒。丁圆圆观察到丁迅对这女孩的态度稍有不同,好像多了一点关切,但只是一点点。

那女孩几乎嗫嚅着:“照相的时候明显。”

两人争辩了几句,女孩虽然唯唯诺诺,却依然坚持。丁迅的动作像老派电影里流氓调戏妇女一般,一只手拈起她的下巴,把她的脸扬起来,然后又在她脸颊两边和下巴脖子之间捏了几把。“做就做吧。”他眉头微皱,好像依然并不赞同,不过懒得再费口舌。

丁迅到电脑上给她开单子,一边问她:“吃东西了吗?”

“吃了。”